

五燈會元卷第九

昆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

是

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

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詮俱脈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都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達事山曰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也

云這奴兒婢子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衛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

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

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

蟠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大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

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

不是南泉歇
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
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間遠聞和

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
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
三

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
裝休訪之間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
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憚師語

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
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
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閻黎未生時

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堅起拂子宗
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
在師無語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
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
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系

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答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三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柱杖卓地曰
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
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
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鳥白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立曰江西師便打立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上叅

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

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日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

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玷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

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叅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

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

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

丹霞患痘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上曰

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

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

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

曰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

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

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

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

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

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

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

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

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

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

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眾審思惟畢竟祇這

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

討箇甚麼士回首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

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昔

後底齋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

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

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

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

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酬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

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

飯來

僧問長慶古人撲掌喫僧喫飯意旨如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

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孟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闇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乃換手搥胸臥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

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剥不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

是七

法身師曰空華陽焰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

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索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似勝我祇欠汝箇撲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

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龕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潭州秀溪和尚答山間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桺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是二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閻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

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日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公流無定止師曰法身公流報身公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

拊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驅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豁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踢倒是三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

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踢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
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
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
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
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
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

言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
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
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
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
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
教口癱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

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
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
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
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
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
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
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
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
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隱山云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
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
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
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
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
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

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

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繙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

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是

十三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文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譬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縑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毘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

於世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

是三

十四

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研汝脰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

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是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十五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聾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

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大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裝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裝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驕羊聲來師曰驕羊無聲到汝尋曰尋驕羊跡來師曰驕羊無跡到汝尋曰尋驕羊踪來師曰驕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驕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驕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

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趨出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裝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按置於座畧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裝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裝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趨之大衆不散

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

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宣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諡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叅祐禪師創居鴻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敵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鴻山三十年來喫鴻山飯局鴻山屎不學鴻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迦迦地趨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

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晚騎達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

無對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是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十九師大化閩城唐中和二年歸黃巢示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恩報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是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右言是病出來又作廣生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廣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閻黎爭合甚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

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云行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諡性空大師

三

二十一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雜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叅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閻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

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蘖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三

主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丈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

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還辨左
右麼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詰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間耽源如何出得井山鴻召慧寂山應諾鴻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鴻山處得地

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潔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

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落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頃釋疑情

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櫻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

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叅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鴻山代云
要過但過用
疑作甚麼

師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

父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畧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鎗盛鉢楮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

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眾雲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
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

麼小師行腳回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
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曰對
和尚不敢慢語師喝曰這打野裡漢師同大
千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

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
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千亦無語那于
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
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千侍者到師問金
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
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
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千還得麼者曰
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
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與瑠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
瑠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

有何道理瑠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
麼生師舉起盞子瑠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
茶罷瑠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
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
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
乃展兩手衆罔措洪覺菴林間錄云百丈第
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
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
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
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崇之唐
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
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
法嗣之列悽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

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
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碑爲正

五燈會元卷第九

音釋

憚 其季切音
痒心動也 樞 通眉切音
卑木名 沔 以轉切音
充流行貌 磬 育賣也

躡 躡而踏也

脰 形定切音
脰以下骨也

閼
曉
止也
終也
音蘇
鍾
吁運切音
訓鍾屬
楷
音支而切
檻

卷二

二十五